

以广义论证为视角解读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论证

梅寒

摘要:《孙子兵法》为春秋时期军事思想家孙子所著,其中《计篇》《作战篇》与《谋攻篇》三篇主要讲解战略思维。孙子针对春秋时期战争形态的转变,为帮助吴王阖闾实现开疆拓土的目的,向吴王阐述了自身的战略思想。以广义论证的理论方法为视角分析《孙子兵法》战略三篇,可以发现作为“下位者”孙子面对“上位者”吴王时的丰富语境和语用因素,也能总结他以“备求胜利”即通过备战来获取战争胜利最大可能的论证核心,此中,孙子从战略筹备、战争统帅、战略意识三方面展开论述,形成了L101-L110的十个L1层语篇,L201-L204的四个L2层语篇,以及L301和L401的L3和L4层语篇。对《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语篇分析可知,《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每一语篇都有功能和目的,背后呈现出一套严谨、完善的战略说理系统。

关键词: 广义论证理论;《孙子兵法》;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孙子兵法》是春秋军事思想家孙子的作品,体现了孙子的战略思维、军队管理以及用兵之法。该书共有《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十三章,孙子在前三篇讲解了战略准备与战略目的,从《行篇》到《九变篇》讲解了战术思维,《行军篇》到《九地篇》讲解了战争和地形的关系,《火攻篇》和《用间篇》讲解了两种特种作战理论。以往关于《孙子兵法》逻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子的辩证逻辑上,例如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11],第3页)、李泽厚在《孙老韩合说》([8],第81页)等作品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随着逻辑学的发展,学界逐渐意识到《孙子兵法》的逻辑研究还有更多可能,彼得·范·埃姆德·博斯(Peter van Emde Boas)、吉卡·范·埃姆德·博斯(Ghica van Emde Boas)、谢

收稿日期: 2024-11-26

作者信息: 梅寒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
836235744@qq.com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明清山东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类碑刻整理与研究”(24CRWJ18)。

凯博和赵博因合作完成《〈孙子兵法〉的逻辑：基于思维导图的分析》(Analyzing the Logic of Sun Tzu in "The Art of War", Using Mind Maps)，书籍运用思维导图形式，完成了对《孙子兵法》的论证刻画，但他们认为《孙子兵法》这部作品缺乏逻辑系统，只是用枚举法处理各种军事问题。([1]，第5页)笔者则认为，《〈孙子兵法〉的逻辑》一书只是将《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具有独立性质的经典予以讨论，如果我们按照先秦诸子的思想特质来看，会发现《孙子兵法》的创作不仅是孙子对其思想的解说，更体现在对吴王阖闾的劝谏，每一语篇都有语境因素、语用功能以及构造规则，其背后的说理模式非常系统且富有针对性，并不是简单的“枚举法”可以涵盖的。

本文将广义论证作为研究方法，深度挖掘孙子在战略三篇¹展现的论证模式，整理三篇文章的论证结构。孙子展现了作为军事家的宏观格局与细致入微的管理方法，也展现了作为军事思想家的战争最高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在此前提下，战略三篇从“计”到“兵者诡道”到“兵不贵久”最后到“全胜”，孙子可谓全方位的向吴王解释如何从头开始准备战争，如何树立战争的最高目标。根据广义论证理论，首先要根据文本的语境和段落划分的标准来确定文本各部分的层次结构，随后构建出一个包含广义论证元素的层级框架图。因此，利用广义论证理论来审视孙子在战略三篇的说理实践，我们能够洞悉孙子独特的说理规则。

2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广义论证路径

广义论证理论形成以来，中国逻辑史料得到丰富，一些刻画中国古代经典文本论证路径的研究出现，为中国逻辑史提供新工具。广义论证指“某一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在语境下依据合乎其所属社会文化群体规范的规则生成的语篇行动序列；其目标是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致结论”。([4]，第2页)

广义论证表现为同一社会语境下的说理互动，孙子在著述兵法以及弘扬兵法时，是要想方设法“说服”吴王，让吴王听从其理念，并委以统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就说明了《孙子兵法》的说服目的。从广义论证的方法上讲，本文需要处理以下问题：

(1) 在思想信念上：《孙子兵法》体现的论证活动根植于先秦政治、战争背景下的文化传统、战争规则和战争观念；

(2) 在语境规约上：孙子提出这些语篇和语篇块时需要扎根的历史时空、论

¹《计篇》《作战篇》和《谋攻篇》三篇为独立的关于如何备战和谋划的篇章，例如李零将其认作“谋划三篇”，主要内容是讨论战争的准备、战略问题，因此笔者将其统一作“战略三篇”。

证双方、前陈语篇等多层次语境，再通过语境反思语篇含义、语篇功能以及语篇表达。

(3) 在展开序次上：《孙子兵法》的文本布局结构按照论证需要将以“语篇表达—语境—语篇功能—语篇块规则—语篇块”的分层结构进行研究重构。

(4) 在参与主体上：《孙子兵法》直接体现在孙子对吴王的说服，尽管《孙子兵法》并无过多吴王的反驳与论辩，但这种情形下的论辩体现在孙子和吴王的说理互动，孙子作为论辩者阐释理由，结合当时语境以及自身的思想智慧，解决吴王需求，以此说服吴王。

(5) 在说理目标达成上：《孙子兵法》战略三篇，就孙子与吴王的互动而言，说理目的以让吴王意识到战略准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就论证参与者而言，由孙子的论述获得吴王认同，导致双方都采纳的一致性结论，说理目标达成。

(6) 对论证模式的评价上：以往逻辑学追求“有效性”，即论证在特定语义规则下是“保真的”，而孙子则从“生效性”角度论证问题，所谓“生效性”指“作为不同文化中具有说理功能的社会互动的规则集，在其本文化中却无可争议地具有‘生效性’，因此，隶属于某种文化中的广义逻辑（即某个家族成员）不必通过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而获得其合理性。”（[7]，第33页）这就意味着孙子必须使得吴王相信其思想能够满足发动战争的野心，同时要符合时代语境，其说理才能生效。

综上所述，对《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逻辑研究，需要以特定文化视野与特定交互双方为前提，这属于广义论证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要在广义论证框架下，采用社会文化的解释途径，对孙子在战略三篇对吴王的说理活动和论证过程进行分析和描述，寻其劝说吴王的说理规则。

3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论证分析

3.1 《孙子兵法》的社会语境

据此，本文要考察《孙子兵法》的创作语境，即探究说理的广义论证活动的社会语境。它将为本文分析《孙子兵法》语境、考察和提取《孙子兵法》篇章规则提供参考。《孙子兵法》的文化背景要在春秋战争大变局中予以考察。

春秋以前的战争，追求礼法和道义。《尚书·泰誓》描述小邦周攻伐大邦殷的战争檄文，指出纣王残害忠良、虐待百姓，周王朝需要“替天行道”。²

春秋时期，道德对战争的决策也有重要影响。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

²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研朝涉之脛，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周书·泰誓下》）

载，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南蒯，想通过谋反推翻季平子统治，卜问此次叛乱能否成功。他的幕僚惠伯就指出，此次战争缺乏道义，不符合当时的礼法规则所以定无法成功，随后的战争走向也符合此项卜问结果。³

正如南蒯叛乱要采用占卜的方式卜问吉凶一样，通过占卜而非理性决策也是此时代战争的一个特征。古人对占卜的信仰可追溯到夏朝，彼时兴盛龟卜，《尚书》记载“包匭菁茅；厥玄、纁、玃组；九江入赐大龟”（《尚书·禹贡》），商朝的王紧握占卜解释权，盘庚迁殷时就借助卜问结果力派众议，“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尚书·盘庚下》），神秘天命和现实王权得到空前统一。

春秋时期，各国秉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统治原则，占卜也是“祭祀”的重要手段，是天命依归的体现方式，但其解释权也有逐步理性化的倾向。⁴到了战国时期，将占卜作为战争决策方式的传统逐渐被摒弃，荀子更是指出“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12]，第316页）占卜从预测事物吉凶的最高原则，蜕变成了一种仅仅需要遵守的礼仪，迷信占卜不再为君子所容。如傅永聚所言“而这与从神治向德治、从宗教向伦理的社会转型是契合的”。（[3]，第5页）

有鉴于此，《孙子兵法》作为春秋时期的产物，核心精神体现在对两大变局的提炼和总结上：逐利之战代替义战，理性决策代替占卜决策。

关于逐利之战，孙子指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篇》）即任何战争决策要符合发动战争者的利益，如果不符合利益，就要终止战争。这就引导出“全胜”思想，即利用外交、威压等手段，使得敌人不战而降“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取得战争损失最小化与利益最大化。在战斗过程中，要通过智慧掌握有利的军形和兵势，占据先发致人的优势地位“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势篇》）极尽可能获得战场上的利益。

关于理性决策，孙子认为，在保证战争得利的大前提下，军队的指挥者要通过自身的理性判断战局，逐步取得战争胜利“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篇》）面对当时“占卜决策”的社会文化，孙子也给出了有力的反

³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诿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⁴《左传》记载了大量的先秦战争史，其中卜徒父筮秦伯伐晋（僖公十五年）、知庄公评晋师（宣公十二年）、晋侯筮击楚师（成公十六年）、晋致楚救郑（襄公二十四年）、南蒯叛乱（昭公十二年）、阳虎筮救宋（哀公九年）、楚惠王筮攻陈（哀公十七年）、楚惠王解巴人围（哀公十八年）八处是运用占卜帮助战争决策，包括《周易》占筮和龟卜。在先秦时期的信仰系统中，占卜可以断定事情发展的情况，也可以预言战争的情形，这些预测非常准确，《左传》记录的八次战争占卜实践，没有一次出现情形与卜问结果不相符的状况。这也使得当时参与战争的双方，在遇到拿不准的决策时，都仰赖占卜。但随着战争发动频率增多，战争占卜的解释力度逐渐加大，越来越多的解卦案例都建立在理性而非纯粹占卜信仰的基础上了。

击：“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他认为只有人以及人之理才是获胜的关键，而鬼神易象都无法给战争准确的情报，也无法推进战争的胜利。

3.2 《孙子兵法》的论证语境

下面讨论孙子创作《孙子兵法》的论证语境，先对孙子和孙子论证对象即吴王做简要的了解。

孙子祖上是陈国的贵族，他的直系祖先为“陈完”，因参与宫廷斗争失败，逃往齐国，改为田氏⁵，田完的后人田书，也是孙子的祖父，参与了齐伐莒战争，战功赫赫，被赐为“孙姓”，被允许在“乐安”这一地方收税生活⁶。孙子成年以后，也由于宫廷斗争失败，逃往了吴国⁷，并隐居在穹窿山⁸。孙子在“穹窿山”中探微索隐，著作兵法，并希望能在吴国建功立业，他结识了吴国著名大臣伍子胥，在伍子胥多次引荐下⁹受到了吴王阖闾的接见，吴王阖闾认真阅读孙子的十三篇兵法以后，给孙子提出了考题，让孙子训练宫女。¹⁰由于宫中美女不将孙子的指挥当回事，孙子斩了为首的吴王宠妃，令吴王知晓其管军之严，获得了吴王信赖，被委以重任¹¹建功立业以后，孙子飘然高隐，历史上再难寻得其踪迹¹²，相比于伍子胥“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孙子隐去而不问政治的行为，颇具传统政治家族的风格，换言之，孙子见惯了宫廷斗争的残酷性，让自身兵法流传于世以后，不求任何政治方面的回报，这也塑成了孙子专于用兵，鲜谈政治的兵法特征。

吴王阖闾是使吴国兴盛的优秀君主。他的祖父吴王寿梦在位期，吴国得到了强盛发展，吴王寿梦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诸樊（吴王阖闾之父）、馀祭、馀昧相继继位，最有能力的四子季札多次推辞王位，馀昧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僚继位，即吴王僚，吴王阖闾心存不满，他认为馀昧去世以后，应当由季札继位，至少也应该由自己继位，而非吴王僚，因此他暗中招纳贤士，准备推翻吴王僚。¹³ 吴王僚

⁵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陈完者，陈厉公佗之子也。……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完卒，谥为敬仲。仲生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⁶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三下记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

⁷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卷七十三下记载：“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

⁸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

⁹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伍）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

¹⁰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¹¹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武与有力焉。”

¹² 《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子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¹³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二年到八年间，吴王僚派阖闾率领军队屡次击败楚国、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这说明吴王阖闾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吴王僚十二年时，吴王僚趁楚平王驾崩，兴兵讨伐，此时吴国境内空虚，阖闾加大了政变进度，他任用刺客专诸，在吴王僚班师回朝的庆功宴上，将剑藏到鱼的肚子里，趁上菜之机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吴国的政权。¹⁴可见，吴王阖闾是个有战场经验，充满政治野心、并且颇具政治铁腕的人。

孙子要想从吴王阖闾处找“工作”，需要费大功夫，拿“真本事”，才能说服吴王阖闾予以重任。而且对于赫赫战功的吴王阖闾来说，孙子只是宫廷斗争失败者，也无尺寸之功，要信任孙子，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除了《史记》记载的“吴宫交战”外，银雀山汉墓竹简也记录了吴王与孙子交流的部分内容，最经典的《吴问》篇：吴王阖闾跟孙子交流晋国六将军的灭亡先后顺序。孙子从纳税层面指出，赵氏体恤百姓，应能存活最后，范中行氏和智氏不体恤百姓，应会率先灭亡。（[13]，第94-95页）这个观点获得了吴王的肯定。从具体论证看，孙子对晋国各大夫的具体政策了如指掌，同时掌握非常全面的细节情报，以此建立鲜明的立场观点，说理非常具体详实。一般而言，如果是上位者面对下位者，说理一般都会非常精简，而下位者面对上位者，说理都会更为详实，显然孙子很能“拎得清”自己的位置，面对吴王总是做非常扎实的“功课”，力求说理“尽善尽美”，绝不“大而化之”。这些理论要能牢牢的使吴王信任自己，如此才能让自己被进一步重用。

3.3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文本案例

广义论证理论认为研究文本论证就要开展文本田野调查，本文根据《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开展次序，根据文本的标注语篇。孙子的论述虽以独白为主，但实际上有吴王作为论证对象，因为文本记述等原因，吴王的回应并未在文中体现。据此，全文可识别出个25个基础语篇：

- 01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 02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 03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 04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 05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 06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¹⁴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

- 07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 08 兵者，诡道也。
- 09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 010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 011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 012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 013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 014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 015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 016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殫，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冑矢弩，戟楯蔽橰，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 017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 018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 019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020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 021 修橰辘轳，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 022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 023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

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024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025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3.4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语篇分析与规则提取

基础语篇划分以后，进行案例分析和规则提取。本节主要讨论《孙子兵法》战略三篇案例的语篇序列层次和相应的分块规则。在以《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论述、教学生成语篇时，孙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战争进行讲解，对如何赢得战争做细致分析，实现说理功能或阶段性子目标，它在论证过程中体现为语篇序列的分块规则。正是这些规则决定孙子采用何种方式实现自身思想追求的总目标。总之，孙子的语篇行动目标是使得自身兵学思想被吴王所重视。本节将通过分析文本章节中的语境、语篇分块功能和分块规则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揭示孙子的论证开展过程。按广义论证方法，本文规定：如果所要分析的分块由处于分层结构的 L_n 层中元素组成，那么称它们为 L_{n+1} 层分块，如 L_1 层第1语篇块被命名为 L_{101} 等。〔5〕

语篇块：L101 (L01-L06)

L101 语境：兵法的第一部分内容，要讲解整体原则，例如与《孙子兵法》几乎同一时期的《司马法》第一章为《仁本》，强调兵法的仁义意识形态纲领“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司马法·仁本》）但《孙子兵法》要对新型战争模式的战略思维进行汇总，更强调“理性”和“逐利”的用兵模式。那在用兵过程中，首先需要强调用兵的谨慎性质“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然后就要讲解如何从理性角度判断是否可以用兵。

L101 功能：此部分主要讲解如何判断是否可以用兵，只有确定了用兵的可能性，才能对后文的内容进行进一步讲解。孙子认为，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层面测算敌我的战略具体情况。孙子所谓“道”与儒家道家之“道”有鲜明的区别，他更强调双方君民的思想意识统一，绑定双方对交战、开疆扩土的利益统一，但双方的这种统一，应是以君主之利益为先导，臣民要对君主绝对服从，交战双方孰道之胜，则是体现在哪方的臣民更能服从于君主；“天”和“地”则讲解用兵

的“天时”和“地利”是否有利于我方；“将”指双方将领综合素质的比较；“法”指双方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执行力情况比较。只有五者全部利于我方，发动战争才能万无一失。

L101 规则：R101 始计规则，这是孙子的用兵出发点。本语篇块先讨论“计”的重要性（L01），再讨论具体“计”的方法，以此展开语篇（L02-L06）。

语篇块 L102（L07）

L102 语境：在讲解完如何判断双方战略能力以后，孙子专门谈“将”，这说明“将”与“道、天、地、法”四者有较为明确的不同：“道、天、地、法”四者需要君主及其行政机构一同统筹才能建立优势，而“将领”在战争指挥中有极为独特的价值，战争的胜负除了战略统筹外，更要依靠将领的个人指挥能力。

L102 功能：

孙子开始强调如何选拔将领，就是要服从自己的指挥，为什么要服从自己呢？孙子认为，只有服从自己，才能为军队造“势”，以此从敌方牟利，下一步孙子将讲解如何造势，以此铺垫从对君主讲解用兵战略到对将领讲解战术方法的转变。

孙子在立场上尽量示弱，强调兵法的价值，吸引吴王继续听取他的思想观点，因此凸出“计利以听”。上文已详，孙子在面对吴王的时候，处于一个“较为弱势”的状态。试想，某君 A 想请专家 S 帮助自己改论文，专家 S 作为“参谋方”，尤其是当专家 S 是真正的大专家的时候，他不会说太多内容，大概率在某些细节上，进行“指点”“斧正”，然后便会“飘然而去”，绝对不会说“听我的准没错”，“相信我没问题”这种话，这种话一方面给专家自身增加了非常大的“负担”，仿佛 A 君的论文未能发表，都成了专家 S 的责任了。由此可知，什么样的人在给他人提建议的时候需要不断重申自己的重要性？一般都是较为“弱势”的人，在孙子和吴王的对话中，孙子就处于“弱势”的地位。吴王在政治韬略、军事经验都远远胜过自己的时候，孙子必须“降低姿态”，“勇于担当”，才能尽力赢得吴王的信赖。在“吾以此知胜负矣”一处，孙子用非常严谨的始计方法，从评价模式到评价内容再到评价标准，从理论到实践，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解析，体现一种非常认真的、分条析理的论说方式，争取吴王的认同；在这里，孙子直接将自己的责任“拉到最高”，将战争的胜败都与将领是否“听我的计策”挂钩。这两处可谓异曲同工，都是一种说理的手段。

从思想内容上看，孙子还要逐渐引入“以强胜弱”即“造势”的方法，解释自己的战争思维，凸显自己的兵法智慧，为后文做铺垫，张预对此指出“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10]，第 12 页）

L102 规则：R102 服从规则。孙子强调将领服从自己指挥的价值，以此展开语篇。

语篇块 L103 (L08-L10)

L103 语境：从吴王角度看，孙子虽然宏观战略讲的“头头是道”，但其真正的“用兵之道”并无阐释，只说让将领服从他即可用兵有“势”，但如何造势等问题并无明确阐发，会对孙子产生“夸夸其谈”的印象。据此，孙子就要解决吴王的顾虑，进一步讲解他的用兵之道，起码要让吴王相信，孙子的战术思维有可取之处。孙子为了让吴王信任自己可以“造势”，对吴国的开疆拓土有价值，就展开了对其核心理论“诡道”的论述。

L103 功能：这一语篇的功能在于孙子确立思想核心，以博得吴王的信任。孙子开始讲解自己的“诡道”兵法原则，可体现为一种类似《道德经》中“反者，道之用”思维的辩证法。这种方法最独特之处在于“违背常识”，在面对所有人都觉得“司空见惯”的战争场景时，利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想方设法“诈骗”敌军，“出其不意”的战胜敌人，一般都将此理解为孙子所谓的“诡道”用兵。但如果重究“诡”的含义，还能获得更多理解。常思礼考察了《文心雕龙》以前的“诡”的含义，指出：“第一，‘反’‘违’‘异’及‘变’等义；第二，‘欺诈’义；第三，‘责求’义，也就是‘诡’的《说文》义。”（[2]，第25页）

其中“欺诈义”与“变异义”相关，常思礼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诡”的含义，都体现在“违背常识”或“不同寻常”，也就是“‘反’‘违’‘异’及‘变’等义”，“违背常识”较好理解，孙子在后文讲解“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就在违背“常识”，敌人被我方反常的策略所迷惑，渐渐可以生出被“诈骗”的感觉，“诈骗”义才能显示出来，以此来看，“反常”与“诈骗”有一定的因果继承关系。

除此之外，“诡”的“责求义”也要受到重视，毕竟这些“违反常识”的用兵策略，需要极强的将领与士兵的执行力。如果将领和士兵无法深入的领会战术精髓，那执行作战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据此孙子在后文又提出大量的治军方法，诸如“能愚士卒之耳目，如驱群羊”“亲附、罚之”等。可以说，《孙子兵法》的“诡”应兼具欺诈、变异和责求三种含义，在治军和管理层面强调“责求”，在用兵和作战方面则强调“欺诈”和“变异”。强调“责求”，是对《计篇》整体“战略”问题的延伸，强调“欺诈”和“变异”则是为后文的战术策略做提点。

此语篇弥补了 R102 服从规则的重要问题：服从的目的。孙子认为将领需要服从自己，正是因为自己可以用更合适的方式治军，以至于军队可以不打折扣的使用违反常规的战术战胜敌军。这就可以解释文章开头的问题，如果“诡道”只是简单的“诈骗”，那孙子的价值何在？通过对“诡道”的战术和服从的两层面解释，我们可知，“诈骗”只是浮于表面的“战术层面”，深层次则为如何执行作战的管理理念。换言之，只有严格执行后者，前者才能发挥更大作用，据此，诡道从“战术诈骗”完善为“战略管理”与“战术诈骗”二者的结合，这才是《孙子兵法》的真正核心。

L103 规则：R103 诡道规则。这三个语篇，都是在对“诡道”做介绍，L08 和 L09 在解释诡道的基本含义，L10 阐明了诡道的价值，三个语篇，层次连贯，以“诡道”为规则展开，达到了说理的效果。

语篇块 L104 (L011)

L104 语境：通过对 L101-L103 的论述，孙子大概已经将如何“算计”双方实力以及为何要求“服从”的思想观念告与吴王，此处需要对上文进行总结。

L104 功能：孙子给吴王总结如何判断是否可以发动战争。所谓“庙算”，杜牧指出“庙算者，计算于庙堂之上也”（[10]，第 67 页），李零考据的比较详实，他认为庙算就是战略决策的“权谋”（[6]，第 69 页），这与《计篇》的主题相契合。所谓庙堂，即君主筹划战略之处，庄子指出“故贤者伏处大山嵒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庄子·在宥》）可知，“庙算”者必须为“君主”，起码也是以“君主”为核心的管理层。我们不难发现，孙子认为战争需要有强大而又系统的战略信息和战略决策思路，也需要有强力的战争指挥官，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在此，孙子又开始向吴王重申君主的“重要性”，一方面孙子将前文思想总结为“庙算重要”，凸出吴王在战争中的庙算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强调自身兵法思想需要借助吴王才能实现，实现战略和战术的统一，进一步引导吴王认识到需要借助自己的兵法思想才能开疆拓土，成就伟业。这一段可视为孙子对 L101-L103 的总结和升华。

L104 规则：R104 庙算规则。此处强调吴王“决策朝堂”的重要性，孙子要让吴王知道，战争胜利与否，吴王个人对局势判断是最为重要的，可以极大程度的推动战争的胜利。

语篇块 L105 (L012-L013)

L105 语境：按上文，吴王是具有雄才大略且颇具野心的君主，非常急迫的想对他国用兵，着急开疆拓土，孙子要予以提醒。古代作战最大的问题在于辎重粮草的储备，战争消耗极损国力，因此孙子认为，一定要有充足的粮草准备以后，才能发动侵略战争。这种观念是先秦兵家的共识，可见富国是强军的前提，《司马法》指出“古者戍军，三年不兴，覩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司马法·天子之义》）同时，纵使准备充分，领兵作战也不可时日过长，古时的围城战都会给敌我双方带来巨大的消耗，歼灭战也都要付出代价，这些都说明了古代作战获利的重要权重：前期准备充分与速战速决。

L105 功能：孙子给吴王讲解用兵的基本原则，同时凸出这种基本备战方法的危险。发动战争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从车辆武器的制作，到人员训练，再到粮草储备，都是非常昂贵且复杂的工程。就算有较为充足的准备，和速战速决的决心，在实施过程中，极易出现意外，例如发动围城战时，久攻不下，还会有其

他诸侯会趁乱而入，出现智者也难以控制的局面。这一部分，可以看出孙子通过对吴王野心的透析，给出略带夸张但细究合理的劝谏，进一步赢得吴王的信赖。

L105 规则：R105 久备速战规则。孙子的目的是令吴王意识到发动战争的“危害”才能进一步理解合理的用兵策略。他的论证从两部分入手，L012 是正面论述，通过铺陈数字使得自己的论证更为可信，L013 是反面论述，通过举攻城战之例，强调如果吴王不听从自己的观点，后果难以收拾。总之，孙子从正反两个方面，结合理论和事实并行的思路，向吴王陈说了自己“久备速战”的作战规则。

语篇块 L106 (L014-L017)

L106 语境：既然“久备速战”有很多问题，孙子就要提出新的思路。吴王在鲁昭公三十年前后发动了对徐、楚、越的大型战争，不仅灭掉徐国，俘获了越国君主，还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这一系列事件都表明，吴王的扩张野心膨胀迅速，不可能像孙子所言一样，久备物资，因此孙子必须进一步阐述“因粮于敌”即从敌人境内抢夺军备粮草的策略，让吴王可以听取自己的观点。

L106 功能：这段语篇的功能令人深思，孙子大致有三方面意图：第一方面，他要宣说进一步符合吴国现实的兵法，通过“因粮于敌”缩短战争准备流程，稳定战争节奏，赢得吴王的青睐；第二方面，他要打破战争规则，揭开战争追求“仁义”的遮羞布。在先秦战争中，“仁义”虽然已经只剩下“遮羞布”的功能，但是明目张胆的抢夺敌国的人、财、物仍是为众所不耻，《吴起兵法·图国第一》指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司马法·仁本》指出“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因此，孙子“因粮于敌”的战争策略，是违反战争常识的方法，但由于可以帮助吴国缓解战略储备压力，使其快速出兵扩大版图，对吴王来说是不耻但好用的策略。第三方面，从吴王的角度来讲，吴王身居高位，自然对战争形态的转变有较为清醒的认知，但由于自身身份所限，“因粮于敌”的谋略无法自己说出，毕竟一国之君不能以残害他国百姓为方法，会影响自身的权威和信用度，孙子解决此种顾虑，充当吴王的“白手套”，帮助吴王落实想法。

L106 规则：R106 食敌规则。孙子此段文字都在解释“因粮于敌”的价值和方法，L014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准备讲解如何在备战层面转害为利，L015 确定“因粮于敌”策略，L016 讲解因粮于敌的好处，L017 讲解因粮于敌的方法，以此展开语篇。

语篇块 L107 (L018)

L103 语境：孙子向吴王讲解了战争储备资粮的基本思路与适用于吴国的特战方针，这部分语篇应对上文做总结，并且进一步升华主旨。

L103 功能：此段语篇值得玩味，上文已经讲述了如何通过抢夺敌方钱粮以缩短扩充军备时限，为何又要重提“兵不贵久”？后文“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

国家安危之主也。”又在讲什么内容？这一段内容还要与孙子所谓的“利战”相结合。孙子已经讲述了“久备速战”与“因粮于敌”的方法，但结合春秋时期低下的生产力可知，即便一支军队已经良好的执行“因粮于敌”策略，但无论是否成功战胜对手，敌方版图上的资源也会因战争被我方用尽，获得的地盘也缺乏继续供给战争的能力，所以本质上也并非符合“利”的根本举措。刘国祥在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曾言：对于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不仅要想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军事谋略，还要想到战争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及国家、百姓的生存条件等问题上，只有这样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在战争中游刃有余，并最终取得胜利。然而这个问题却被时处春秋晚期的孙子看得很清楚，善于以经济的眼光来算战争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子提出‘兵贵胜，不贵久’和‘因粮于敌’的两大原则。”〔9〕，第107页）那什么样的战争决策才能帮本国持续获利，成为“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实现真正意义的“知兵”呢？这就为孙子讲解《谋攻篇》埋下了伏笔。

L107 (L018) 规则：R107 慎战规则。此规则是对 R105 和 R106 规则的总结，也是对后续规则的前瞻，孙子用寥寥两句话总结了用兵作战的短板，为后文做准备。

语篇块 L108 (L019-L023)

L108 语境：承接《作战篇》末尾，根据慎战规则，孙子认为无论如何，战争必然会损耗资粮，即便通过武力取得胜利，战争的损耗也会消解战争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据此，孙子认为优秀将领以及君主要树立战争的最高目标，即“兵不血刃”赢得战争，保证利益的最大化。

L108 功能：孙子在这段语篇中向吴王传达作为战争决策者和战争指挥官的“最高战略目标”，他要让吴王深刻意识到战争的目的是“获利”而不仅仅在于“获胜”。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可知，孙子此番思想太过“理想主义”，或者说并不符合当时吴王的切身需求，吴王对楚国、越国仍旧采取直接进攻的手段。不过孙子已经开始逐步渗透了“谋”“交”“兵”等新形态的军事思路，并且开始贯彻“以多胜少”的军事思维，相当于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等思想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些方法将会在后续的篇章中不断地增强论述，形成了《孙子兵法》的技术核心。

L108 规则：R108 全胜规则。孙子论证此规则采取正一反一正的论证策略。L019 先从正面讲清楚挑选将领的最高目标，即想方设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然后 L020 和 L021 从反面出发，先强调运用军队作战是最差的选择，又以攻城战为例，强调不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纲领，贸然准备攻城需要浪费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物力，取得非常悲惨的结果，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L022 最后又从“正”的方法出发，讨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具体思路。如果单从“正”的层面出发，孙子的论证极其有限，毕竟他的想法太过“理想”，也缺乏战例支撑，因此他举常见

的“攻城战”为例，强化自身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子出山前后，吴王发动对徐国的灭国之战¹⁵，彼时楚国与越国对吴国“虎视眈眈”，也让吴王意识到攻城的危害，孙子如此论述，可以增强自身理论的表达。如果止步于此，孙子就成了夸夸其谈之人，因此 L023 孙子还要讲解“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的战术思路，向吴王阖闾讲解基本的战术策略，以此展开语篇。

语篇块 L109 (L024)

L109 语境：全胜是一套战争原理，无论君主还是将领都应遵守。前文孙子主要从宏观备战的角度讨论这一策略，后文孙子开始讲解“专业性”的用兵策略，即将领如何实行“全胜”理念，这就需要有更专业的将领去掌握这些技术。如此，孙子就必须面对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在战争中处置君主和将领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划分开君主和将领对于战争的职责。按上文言，孙子给君主的最高定位是“庙算”，即对战略问题有最高的决策权，将领则应该是具体战术的策划者，和战争的指挥官。如此，孙子的思路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君主作为一国之主，对于全国的战争能力有更清楚的认识，就应该参与“庙算”，考察、分析、选择战略对手，将领无法知悉那么多的国家情报，就应该做好战争指挥，体现自身的专业性，两者在“全胜”的理念指导下各司其职，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毕竟，战争本质上还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战争失利常有君主越权的问题，例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不听从手下将领的劝告，未及时开战，被楚军大败。（《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战争的指挥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和才能，一般君主很难具备战争的指挥能力。如果君主强行抓住兵权不放，要求将领无条件服从君主的至高权利，常会带来很多失败的战事，这被称为“中御之患”。

L109 功能：为了解决君主胡乱干预战争导致失利的现象，也为了理清君主和将领的不同分工，孙子要向吴王进言，要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干”，因此他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子兵法·九地篇》）的观点。但贸然取得未受君主干预的“兵权”在历朝历代都是大忌，因此孙子从“糜军”“惑军”“疑军”三者的危害角度讲解君主干预的危害，同时又用春秋时期复杂的国际形势“诸侯之难”作为警告手段，让吴王意识到不干预将领的重要性。

当然，这里也衍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孙子作为将领，贸然向君主索要无条件的“兵权”，这在历史上都是“大忌”，按李零考据，春秋时期的君主从不让太子出征，获得兵权，“比如，晋献公派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李克反对，就是一个例子。他的理由是，军队靠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太子如果‘禀命’，事事都听他爸的，就会没有权威；如果‘专命’，什么都相机行事，擅自做决定，又有背孝道。”（[2]，第139页）这其中肯定也有防范“造反”的各种因素。总之，兵权一向是王权需要利用和防范的，如何更好的掌控、利用兵权，如何控制好兵权的施

¹⁵ 《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子怒，冬十一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

用范围，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不断发展的。孙子作为较为纯粹的军事家，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自有促进作用，他虽然不热衷于谈论政治，希望将专业的军事独立于政治，但仍旧会引起君王的顾虑和忌惮。

L109 规则：R109 不干预规则。孙子全文都在讲君主干预战争会引起问题，并从“战术运用”“军政管理”“军事调动”三方面提炼“縻军”“惑军”“疑军”理念，又佐以“诸侯之难”构筑语篇。

语篇块 L110 (L025)

L110 语境：经过三个篇章的论述，可知，《计篇》《作战篇》《谋攻篇》三篇都是战略层面的问题，孙子需要汇总这三篇的内容，并对三篇的主旨予以概况、提升。

L110 功能：孙子总结、提炼自己的战略核心思想。他通过“知胜五法”与“知己知彼”的理论总结，进一步让吴王了解自己的战略思想精髓。在前文中，孙子一方面在阐发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有“求职”之意，一些论述会略显曲折繁复，孙子此举“画龙点睛”，表明自身理论指向，争取吴王信赖。

L110 规则：R110 知胜规则。纵观“知胜五法”，“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是对 R101“始计”与 R104“庙算”规则的总结；“识众寡之用者胜”是对“全胜”规则与“用众”规则的总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与“上下同欲者胜”是对“不干预”规则的总结；“以虞待不虞者胜”是对“久备速战”规则与“食敌”规则的总结。“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一语则是对战略三篇的理论凝练。从以上分析可知，语篇序列第一层 L1 上有十一个语篇块：L101-L110。其中 L101，L104 与 L110 可被放在同一个语篇块 L201 中；L102，L103，L109 可被放在同一个语篇块 L202 中；L105，L106 两个语篇块可被放在同一个语篇块 L203 中；L107-L108 可被放在同一个语篇块 L204 中。

语篇块 L201：L101，L104，L110。

L201 语境：孙子强调战略价值，认为战略的第一步是分析敌我情势，通过几个维度庙算出敌我的实力差距，再考虑是否战争。

L201 功能：孙子要向吴王阐明战争的战略决策价值，他认为要在战争发动之前就获得敌我的充分战争信息，尽可能在战略层面就决定战争的胜负。

L201 规则：R201 明辨敌我规则。孙子在 L101、L104 和 L110 都在讲解如何明辨敌我、如何知胜、如何判断发动战争。孙子让明辨敌我这项战略工作有具体执行方法，并且凸出其价值。

语篇块 L202：L102，L103，L109。

L202 语境：孙子认为战略决策以后，君王应该将战争的临场指挥权下放给专业人士，L102 和 L103 强调孙子自身的权谋思想价值，L109 强调将领的作用，君王应该在此工作中保证专业人士做专业事情，为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基础。

L202 功能：《孙子兵法》具备孙子向吴王“求职”的重要功能，孙子需要向

吴王强调战争指挥的专业性，也要凸出自身的战术素养和参谋价值，让吴王放心的将军队交给专业的人指挥。

L202 规则：R202 专业规则。孙子通过战争辩证法讲解战术指挥的复杂性，又通过“三军之害”讲解君主指挥战争的危害，达成此规则，完成语篇。

语篇块 L203：L105，L106。

L203 语境：在发动战争的准备阶段，孙子认为一定要有足够多的战略资粮储备，如果没有储备急于发动战争，就要担负“因粮于敌”等道德上的消极影响。

L203 功能：孙子一方面讲解战争准备之难，但在另一方面，孙子要解决吴王急于扩张领土的现实需求，遂为吴王指出“因粮于敌”等违背“仁义”的战略规划也行之有效。作为一名军事家，孙子既体现了自身的战略理想，同时又输出了直接的战略方式，给吴王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一远一近两个抓手。

L203 规则：R203 灵活备战规则。孙子在这两个语篇中讲解了两种战备方针，并分别阐明两种方针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应用价值，以此构建语篇。

语篇块 L204：L107，L108。

L204 语境：孙子强调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获利”，而非仅限于“获胜”。他认为如果单纯为了“获胜”而损害敌我双方的利益，这种战争不仅会引起其他诸侯的“覬觐”，也对本国发展无意义。

L204 功能：孙子强调慎战与全胜，向吴王阐释自己最高的“战略理想”，同时在战术层面又强调如何通过兵力调配取得战场上“以多胜少”的战术形态，以获得更少的代价取得更多的战果。可以说，孙子的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都是围绕“获利”展开的。这里要注意，虽然孙子是在讲“一个优秀将领应具备何等思路”，实际上还是自己思想的阐发，可与服从和诡道规则相联系，服从自己思路的将领就是好的将领，因此这一段还是在强调自己的战略、战术思路。

L204 规则：R204 获利规则。孙子对吴王的讲解，从慎战的战略意识到全胜的战略目标再到“以多胜少”的战术方法，全面的讲解如何在战争中取得利益，以此构建语篇。

考虑第二步所得之 L2 层语篇块序列：L201、L202、L203 和 L204。其中 L201 和 L203 都在讲解如何战备，可将之归入同一语篇块 L301 中。分析 L31 分块生成时的语境、功能并生成规则：

语篇块 L301：L201，L203。

L301 语境：孙子的战略决策务求理性和算计，本语篇块就在向吴王讲解如何通过算计和筹备在战略储备阶段就有较高胜算，将战场发挥的风险性尽可能减到最低。

L301 功能：与《孙子兵法》同时期的《司马法》着重强调战争的“仁本”，即任何战争都要秉持“道义”来确定战争纲领，《尚书》中的多种“诰书”正是此思

想的体现。但孙子更强调战争的执行性和功能价值，而非道义价值，因此孙子更多的是“在战言战”，仅从如何更大程度的战争获利中展开兵法构想。

L301 规则：R301 战略筹备规则。孙子通过讲解庙算方法以及战备思路，向吴王讲解如何筹备战争，以此展开语篇。

考察第三步所得之 L3 层语篇块序列：R301，R202，R204。可知，三个语篇块皆为战争如何在战略准备中获得“优势”，故可将其纳入一个语篇块 L41。分析 L41 分块生成时的语境、功能并生成规则。

语篇块 L401：R301，R202，R204。

L401 语境：孙子用战略三篇指导吴王在战略储备和战略思维判断如何发动战争并获得最终胜利，以理性备战取代一切道义和鬼神元素，为战争“祛魅”。

L401 功能：孙子已然与儒者有同样的意识“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以及“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的社会现状，道义已当时的时代所抛弃，一种新型的“谋利”之战才是彼时的战争主旋律。如何开始谋利之战，谋利之战中战略储备的方法以及战略意识为何，这都是孙子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孙子也要以其独到的战争意识让吴王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并委以重任。

L401 规则：R401 备求胜利规则。孙子认为一切战争都要重视战备阶段，一个国家的战备是谋求胜利的最核心要素，孙子从如何备战、如何树立专业意识以及如何树立战略目标三方面展开语篇。要而言之，战略筹备是整个战略部署的核心问题，追求利益之战事战略部署的最高目标，运用专业人士指挥战争以及选拔优秀将才是战略部署的重要意识。孙子在战略三篇中经常出现战略与战术混杂的论述，但细究每次论述，都是对其宏大战略愿景的直观战术陈述，体现了其战略战术一统的兵学思维。如此论述，孙子的兵学思想得以在宏远战略布局中有直接战术落脚，更易引起吴王的认同。

根据广义论证分层结构理论（[4]），上述广义论证分层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展现了广义论证研究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从《孙子兵法》的语言数据出发，通过逐层解释的方式逐层提取相应的孙子战略论证序列分块规则，揭示了孙子战略观的整体布局，表明《孙子兵法》是根植于春秋战争转型中，孙子如何向吴王宣扬自身的理论，并从中获得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构建的分层结构描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兵学战略生成策略，刻画了孙子在讲解战略时的认知结构。要言之，借由掌握宏观战略情报（L301）、确立战略目的与战略对手（L204）、具备君将分离的战略思维（L202），达到最终的战略取胜目标。下一节对分块规则的辩护，将进一步阐明上文所描述的策略和结构的合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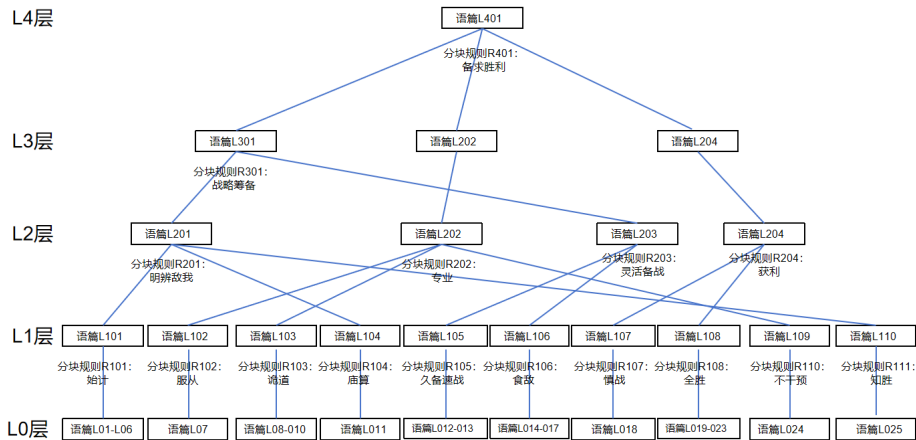


图 1: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广义论证分层结构

3.5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分块规则合理性说明

下一步进入广义论证研究程序的规则辩护环节。在上一节研究程序背景的基础上，本文对《孙子兵法》战略三篇中的分块规则进行合理性分析和说明，从而揭示《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文化与战略思想表征。以广义论证为方法，为孙子辩护时，要有两个立场，其一，要站在孙子的立场，指出其论证的内在思维逻辑，当然这需要非常多的历史资料予以旁证；其二，要站在孙子评价者的立场上，从客观的历史环境对其论证予以辩护。

分块规则 R101: 始计。从孙子的观点看，吴王阖闾是有野心也有能力的君主，孙子必然开宗明义的阐清观点，使吴王获得直接印象。就像前文所述“税收多寡决定灭亡顺序”的论证一样，孙子深知吴王日理万机，必须用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收获吴王的初步信任。

分块规则 R102: 服从。从孙子的观点看，孙子在向吴王求职，需要显示自身的“专业”性，就要进一步彰显“自信”，指出只有将领的绝对服从，才能带来稳定的战果。同时，将领对孙子的绝对服从，也意味着孙子要对战争的结果承担绝对责任，孙子对此并不畏惧，将战争结果与自身利益牢牢绑定，给吴王吃一颗“定心丸”。

分块规则 R103: 诡道。从孙子的角度看，孙子需要进一步在“服从”的基础上，提出领军战斗的辩证智慧，赢得吴王的信赖。他兵学辩证法的执行较为困难，因其思路全都“违背常识”，所以需要依靠“能愚士卒之耳目，如驱群羊”以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从士卒到将领再到君主对其统兵思路的绝对服从。

分块规则 R104: 庙算。从孙子的立场看, 孙子要让吴王认识到战略储备和情报管理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由此可以找准进攻目标, 让吴国迅速称霸一方。战争就是敌我双方综合国力的比拼, 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史, 以少胜多的战例虽能吸引更多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战争胜利都是依靠综合国力取得的。

分块规则 R105: 久备速战。从孙子的观点看, 此规则并非吴王所需, 但为战争的正常规则, 解释清楚此规则, 才可以引入“食敌”, 两个规则一者为“合理但不合用”, 一者为“合用但不合道德”。

分块规则 R106: 食敌。从孙子的观点看, 孙子面对吴王急速扩张的实际需求, 几乎不谈战略防御, 只讲战略进攻, 把自身定位为“客方”, 这种思路也体现了其“变客为主”的辩证思维, 更关键的, 这种思路才可迎合吴王的扩张需求。

分块规则 R107: 慎战。战争的胜负可以由很多层面决定, 包括对方的投降、对方经济的崩溃、对方士气的瓦解等因素, 不过, 一旦兴战, 交战双方的资源都会极大程度的消耗, 在当时诸侯争霸的背景下, 贸然发动战争定会引来其余诸侯的反击, 因此孙子要强调“慎战”。

分块规则 R108: 全胜。从孙子的观点看, 慎战的目的是战争最大获利, 也就是全胜, 这就是孙子要跟吴王谈论的最终“战争理想”, 让吴王知道他的最终追求与理论旨归, 并以此作为理解孙子全盘思想的“抓手”, 对孙子的想法有更充分的认识, 为最终合作奠定理念共通的基石。

分块规则 R109: 不干预。从孙子的观点看, 他在出山之前, 定已对吴王阖间的战争指挥水平有所了解, 但继位君主以后, 吴王阖间需要经国, 不可能对前线战事有足够的洞察, 孙子的“不干预规则”就在保障将领指挥临场作战的权利, 避免重蹈宋襄公泓水之战的覆辙。

分块规则 R110: 知胜。从孙子的角度看, 孙子一直在强调战争不是盲目的。如何明确战斗目标, 就要建立在“知彼知己”的“知胜”策略上,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后世观点看, 知悉并处理情报在任何时代都是核心问题。

分块规则 R201: 明辨敌我。从孙子角度看, 他要强调“知己知彼”, 就必然有“知己知彼”的方针, 因此他强调了“先知”策略“先知者, 不可取于鬼神, 不可象于事, 不可验于度, 必取于人, 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 这都为如何解决“明辨敌我”以及“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等思想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方法。

分块规则 R202: 专业。从孙子角度看, 孙子的战略思想宏大, 战术思路又很现实, 二者都由其军事辩证思维贯穿。他对临场指挥辩证复杂策略的描述, 不断强化自身的作战思路与价值, 逐步获得吴王信任。

分块规则 R203: 灵活备战。从孙子角度看, 孙子一快一慢两种战备方略, 使得吴王对外作战有多种思路可供选择, 而且孙子也为吴王扫除了“道德障碍”, 这

就可以为吴王称霸奠定基础。

分块规则 R204: 获利。从孙子角度看, 强调“获利”才是其理论的核心精神, 也是实现“全胜”的重要依托, 此规则一定要为吴王知悉并获得吴王的认同, 否则《孙子兵法》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分块规则 R301: 战略筹备。从孙子的观点看, 逐利和全胜要建立在战略准备的基础上, 他花了大量篇幅讲解战略筹备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多维度进行战略筹备工作, 就在向吴王展现自己的兵学才能, 证明自己并非“夸谈”之辈, 而是对战略部署有完整系统的兵学家。

分块规则 R401: 备求胜利。从孙子的角度看, 孙子的战略布局紧紧围绕着如何通过备战获得胜利而言的。孙子的“先胜”思想指出“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兵法·军形篇》), 战略布局则是“先胜”的前提条件, 是对此规则的最合理诠释。当然, “备求胜利”并非指通过“战备”一定能取得胜利, 而是将战争胜负的主导权放置在“战争储备”上, 易言之, 通过“战略”极大提高战争的胜利概率。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将《孙子兵法》纳入了广义论证的研究范畴, 与其他学者秉持的“田野调查”思路不同, 本文着重强调“文本田野”, 依据广义论证程序进入《孙子兵法》的论述以及与时代背景的交互中, 揭示了《孙子兵法》战略三篇内含的复杂层次。在广义论证视野下, 《孙子兵法》成为了一个依规则生成的具有分层结构的兵学说理文本。从这一视角出发可知, 《孙子兵法》中任一语篇都从特定的语境出发, 都在解决特定的问题, 并有特定的论述规则。

《孙子兵法》战略三篇是孙子向吴王阐发自己战略理论的重要文本, 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孙子的战略方法以及窥见他的战争观。孙子并非喜好空谈的哲学家, 他的每一条论述, 都在为吴王谋划合适的作战方针, 同时也承担向吴王推荐自己的功能。从广义论证的角度可以发现, 《孙子兵法》如果被放置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予以探讨, 可以析出更多的孙子与吴王“交汇”的内容, 可以使我们对《孙子兵法》的认识更加“立体”, 也更具历史时代性, 如果将其作为一种悬空的“纯粹理论”, 仿佛可以涵盖一切战争问题, 那就会让《孙子兵法》的价值大打折扣, 毕竟, 如果作为“永恒”的经典予以探究, 《孙子兵法》是在讨论战争技术, 而这种技术有极强的时代性, 与《论语》《孟子》等道德性文本大不相同, 普适性意味也就更弱, 如此《孙子兵法》的价值必须在更具体的层次下予以重估。

《孙子兵法》的智慧不仅限于战略内容, 还包括其战术思想、兵学智慧、特战思想、战斗指挥等多方面内容, 限于篇幅, 本文只取其中最“首要”的战略论证予以讨论, 对其他部分的解读会在后续的工作中进行。

本文对《孙子兵法》战略三篇的研究表明：我们可以用广义论证理论与方法研究扩展中国古代逻辑史料，在文本方面，任何有“说理”的传统文献都可以纳入到广义论证的研究范畴，将经典“从天上拉回地面”，在时代语境和历史文化中探究每部经典的具体性与个性。

参考文献

- [1] P. van Emde Boas, G. van Emde Boas, K. Xie and B. Zhao, 2022, *Analyzing the Logic of Sun Tzu in "The Art of War", Using Mind Maps*,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Pte Ltd.
- [2] 常思礼, “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第3期, 第24-31页。
- [3] 傅永聚, “《尚书》中的‘卜’与‘筮’”, 齐鲁学刊, 2017年第3期, 第5-10页。
- [4] 鞠实儿, “广义论证的理论与方法”, 逻辑学研究, 2020年第1期, 第1-27页。
- [5] 鞠实儿, 曾欢, “基于广义论证理论的藏传寺院辩经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 2021年第4期, 第56-69页。
- [6] 李零, 兵以诈立: 我读孙子,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
- [7] 李琦, “广义论证视域下的彝族克智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2020年第7期, 第26-34页。
- [8]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5年。
- [9] 刘国祥, “《孙子兵法》军事经济思想初探”,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第104-108页。
- [10] 孙武(撰), 曹操等(注), 杨丙安(校理), 十一家注孙子,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年。
- [11] 汪奠基, 中国逻辑思想史,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12] 王先谦, 荀子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 [13]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年。

(责任编辑: 执子)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gumentation in the Three Strategic Chapters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ized Argumentation

Han Mei

Abstract

The Art of War was written by Sun Tzu, a military think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mong its chapters, Laying Plans, Waging War and Attack by Stratagem mainly elaborate on strategic thinking. In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s of warfare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o fulfill King Helü of Wu's ambition of expanding territories, Sun Tzu expounded his strategic thoughts to the king.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strategic chapters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method of generalized argumentation reveals the rich contextual and pragmatic factors in Sun Tzu's communication with King Helü—where Sun Tzu was in a subordinate position and the king in a superior one. It also allows us to summarize the core of his argumentation: securing victory through preparedness, that is, maximizing the possibility of winning a war by making thorough preparations for it. In this regard, Sun Tzu elaborates his ideas from three aspects: strategic preparation, military command in warfare, and strategic awareness, forming ten L1-level discourses numbered L101 to L110, four L2-level discourses numbered L201 to L204, as well as one L3-level discourse (L301) and one L4-level discourse (L401).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three strategic chapters shows that each discourse has its specific function and purpose, with a rigorous and well-developed system of strategic reasoning embodied behind them.